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一
　　　　　　　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制策

擬進士御試策　蘇軾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

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逺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

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

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師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

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言及此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

循其理則斧可鈌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

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示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朌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獘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獘必至於不敢革盖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

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横山之人未甞一日而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歴已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

其後也近者邉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内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巳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邉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憚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

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鬯茂鳥獸魚鼈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

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㲲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

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未必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悞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好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

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説惑悮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其意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

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輙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茍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

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茍無

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闗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材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

亂聖聽而已若邉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悞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

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巳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悦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

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圖臣不知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擬御試武舉策

陳師道

問湯武之兵無敵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曰天命未也晉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不意詭道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矣然而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用其民以禮義信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誓師者或曰孥戮汝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有無餘刑非殺其不同何也司馬遷讀司馬兵法曰雖三代未能究

其義如其文也今其書尚在其義難盡其文難遵者何與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哉諸羌犯漢辛武賢段紀明則謂當大擊之趙充國張奐則謂兵可罷之為是而紀明之戰克以擊之為便而充國之筭勝或謀同而功異或論殊而效同何以然也子大夫習於論兵造庭待問其以所學具著于篇

臣惟陛下學以明王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而不

自賢聖託于寡昧延見田里之士究觀文武之宜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顧常聞之藪宅善牧川居善漁昧者聽徼右廢者便左臣誠不佞顧無游居之習偏左之能以成陛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之得哉謹冒死以對

臣聞孔子曰俎豆之事常聞之矣軍旅未之學也夫兵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於兵雖然兵者政之出也能俎豆之事軍旅得矣聖人雖不學盖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為也故武未盡善不若

舜禹之修文也古之為國者兵設而不試戰習而不用應而不倡服而不侮臨敵而人不戰得國而市不亂此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鬬事也孫吳之書盜術也不陳於王者之前嘗以臣之所聞敬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寡陋之辠非聖人之道者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敵者非謂戰勝守固天下不能敵也謂其願為之臣而莫與敵焉昔者商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則其衆曰時日曷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

夏自亡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天下當一夫安用詐三王之伐行天討也是故謀于著龜詢于臣民以定其論法以正名刑以正辠以成其詞誥于鬼神諭于公侯誥之于國誓之于軍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聲之以鍾鼓與天下共之惟公與義詐何施焉故以湯為出不意以伐桀者盖不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道視人則知矣天從人者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二天之去商舊矣不待盟津而知臣以為文武後之非命後也君

子之道同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伸仁以同于天武王屈仁而伸義以順其命孔子以為文王至德也夫優為之與不可已而為之者異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盟津之會臣無傳焉其漢儒之説乎故以武王為還師以待時者蓋不知命也臣聞君子内德而外行有其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君子貴其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

行也是故王以安行伯以利動利之者偽也君子恥之夫德行于身而加於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化則不革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王者之事也晉文公則不然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勤王以示義夫上無化下無教造事舉善以聳觀聽此豈有意於成俗文之以為名爾然能用其民者盖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以刑有行而無其德有政而無其化此晉之所以不王也臣讀征誓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誓其克有勲

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誓曰孥戮汝周之誓曰有顯戮尚刑也夏商之孥周之皁隷也魯之誓曰有常刑有大刑有無餘刑非殺越逐誘盜則服常刑常刑者劓刖也材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奴或戮猶未至於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非殺猶今之言皁止於流者也餉不足食則服大刑刑至于殺則極矣或者以謂無餘之刑戮及妻子臣不知其說也夫罰弗及嗣皐陶之善舜也皐人以族武王之伐紂也父子兄弟皐不相及周公

之命康叔也而伯禽為之乎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非其辠也故刑至於殺不以為暴而遷刑則暴也雖無誓師而至于殺不亦甚乎夫三代異尚惟其時也周有三典施于五刑惟其宜也軍事尚威其用重典乎天下有道征伐出於天子魯之軍刑葢周制也臣則知其仁焉先之以誓期于不悖示之以刑期于不犯未足為仁師克則鮮死焉負則多矣伸之以威以追死也其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聞

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法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司馬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捨興壞繫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故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

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羣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臣惟墨子之拒公輸匠之事也武侯之屈

孟獲將之事也此百官羣吏之能非王法也昔墨子為守屈其一世而不以守名自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敢為陛下道哉崇墉浚川完廪衆民可以守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封溝委積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後城郭可得而守也禾粟可得而食也墨子之術可得而用也不然寇將保之巧何施焉夫武侯之縱敵務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憂可謂善畫矣雖然智以服人可以終侯之世不可

繼也此伯者之術也君子制法中材守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行法于身而效于四海之外臣謂王者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為國遠計冒危要幸以自利耳此邊吏之常能國之大患臣惟充國之議有大焉其說曰帝

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慮勝而戰度得而攻可謂善矣非全師坐勝之道也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謂善之善者屯田是也虜所保者衆所恃者地奪其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衆不保矣購之以利則有皐者可得亡辜者可致此坐支解虜之道也逸以待勞久以待變亡費而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頓役久則怠內有盜賊乘間之虞外有夷狄相因

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意焉夫治外與内異譬之於家盜在内攻之可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開門宂垣與盜爭死況於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宜殺之則怨寛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盡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叚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王者之師務明

善惡舉人得則畏威善人伸則懷德二者各得其一臣
故以謂皆非也以臣之愚甌之度塞限以封略覊以恩
信完聚繕守以待其來則漢長無事矣臣聞王者之治
夷狄自治而已譬諸身焉氣血外強精神内守則厲邪
不干本虛末弛則風濕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致疾何
能焉其視北部若無懼然不足計曲直校失得備禦之
道因其盛衰來則撫之去則已之其來不怡其去不戚
外之也昔文王事昆夷武王通道九夷八蠻太王去邠

宣王薄伐至于太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太王諸侯之事也上無王下無伯既不能拒又不能去是危道也宣王王者事也拯民以去亂武之經也逐之盡境以限内外天之制也如鳥之攫如獸之搏敺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熏穴戮及麛卵不可謂政强則事之文王是也弱則懷之武王是也兩強不相下則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子曰仁者能以大事小樂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

者與天同也畏天者同于天也高而能降以無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我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人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屈小以伸大君子之事也以大事小以賢事不肖先人後身所以為至德而賈誼以謂天子貢夷狄為倒置此少年之氣褊者之心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以尊天子其申韓之餘意乎至其去國十里則憂壽不長一失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容其能容匈奴乎詩云惟其褊心是以為

刺詛之謂也智有得失才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内徙降羌令居循致後患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敵决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慮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武人文吏之所及也臣聞禹伐有苗三旬不克禹不以為恥舜不以為辠益德不懐則修刑刑不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刑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不責人舜之所以賢也以舜之政以益佐禹不能得志於有苗而兵家之書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夫以禹益之

智諸侯之師豈不足以一戰君子勝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誠服之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蠢茲有苗然則舞干羽於兩階又豈足以感人哉所以偃革而修文也夫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問且不及而兵家之書奮然自任欲一試之幸而不得則又以遺人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書將不敵於天下而威行萬世區區之虜何足留聖意哉陛下

幸詔愚臣敢有隱情不敏之誅惟陛下赦之

說書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葢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葢

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

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蘇軾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

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巳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濶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閒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

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

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

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張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静休息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羣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巳夫是以慮無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為舜戒也盖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

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為美而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為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寛而使

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踈幾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

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救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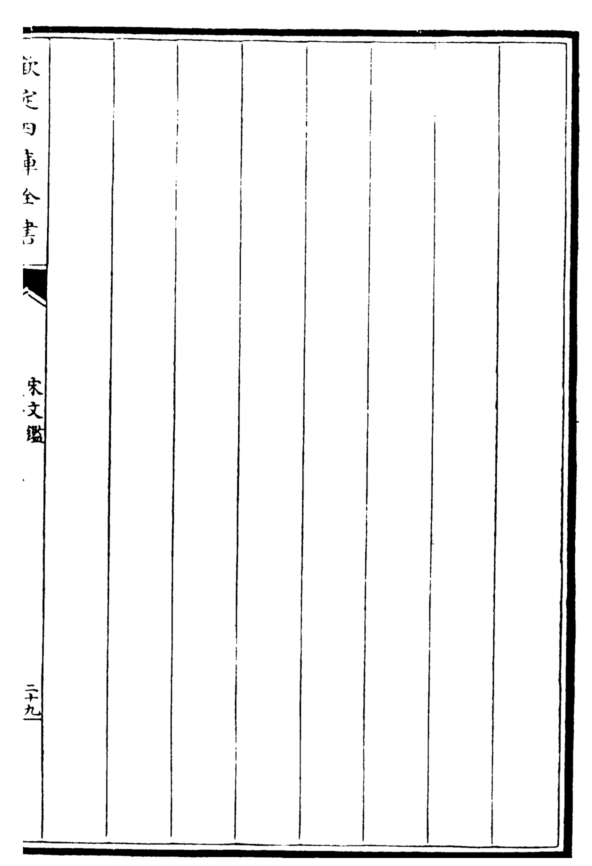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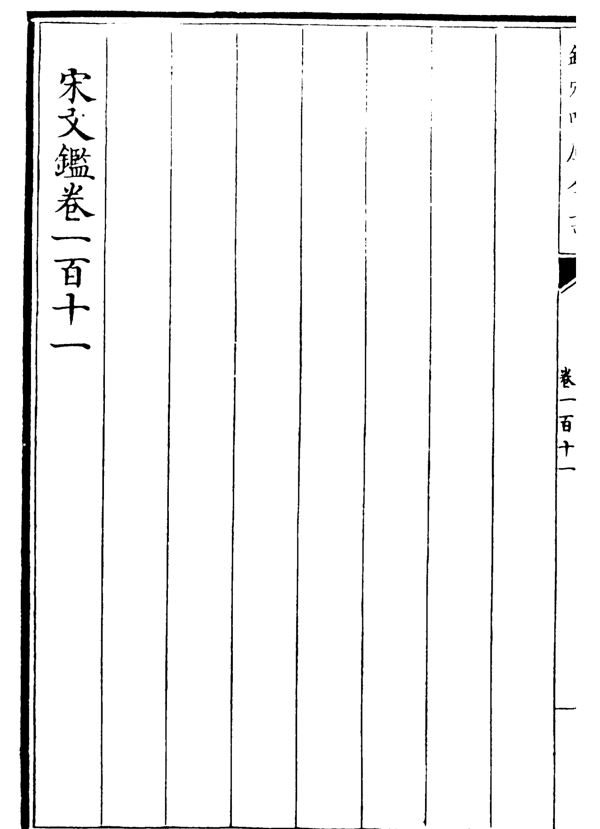
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為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為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為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

懿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禄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意以為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為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隮則微子

以為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為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為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為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

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為也處垂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為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宋文鑑卷一百十一

宋文鑑卷一百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當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

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伸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

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使人陸貽符奏乞更於未間令弊邑以書復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

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决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古今之

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絶𨻶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

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竒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强葢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劒閣而庸蜀巳亡矣兵莫强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葢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

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强國之議者必曰决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絶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覇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之下此大約皆説士孟浪之談謀臣押

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者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依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巳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可俱絶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則長堤虚設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揺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

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没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

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息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蹠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

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

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

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

上叔父評事論塋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塋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有所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革為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也其所取用于行之者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其有利而從之矣開于

塋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塋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茍本固而不衰其為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為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為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為疏漸之理明矣若今塋之于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為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為後者視之

為三世也三世之為親者于開輩又加遠矣其為開輩之後者即取其為親也縱同塋以塟之亦以跡而畧矣况使不同其地而塟之不知其遠近之為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為開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貝塟于新塋以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于今塟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塟者之新塋為比也為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為孝乎將天地之福

其世者難矣夫移塟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遥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塟之如此者不可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于歸不舊域塟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爲利而從之即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爲利乎棄其祖爲不孝求其利于身爲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豈果利甚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爲利矣不

若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其塋域者苟為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即棄其塋域覩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為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為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塟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

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埜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茍此不能為吉而彼能為吉也是果如是即地為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埜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茍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為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為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諭于内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茍有于道而長于開者

即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　詠

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内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往在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将以某之文過覃之

文未知覃之德逺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冐聞于觀聽
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徳行聞今之取士
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
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徳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叅衆
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偉行竒業者盡取之非行
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為不易之典國家
四海乆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仄席思
賢於内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徳行宏才克應

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惟慰通於胸懷因欲盡陳其愚伏望德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絶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逮於覃也性復近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决以某為先是不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為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

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

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

望終始鑒宥之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筭好倍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

洎于登朝又倅邉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

戲為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棊排象旋子斯實

耿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強擊射筭帖攘袂掣

肘嘷呼争羸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士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屨渴飲巳氷之酒饑飡連血之肉馬不絶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為快不知勞筋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貎貅引前盤槊擊劒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争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畧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魄時弟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洪入膜内棲於鬲中良醫不逄積痼成

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既漸逼於膀胱寔難歸於胃腑
下洩無路上蒸為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
道亦腐脅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
攝養貪酒不知樽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
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開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
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
年前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
風教頹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

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訩濫之蹤泯然亡絶豈異乎

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

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

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痾使之丁壯起

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

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為

慢而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

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睥睨良平智畧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聞讜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輙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

至自宣城入見旒扆對揚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
恩授以大署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
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編
修果迴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以盡夙心
此皆相公於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表
之際嘗詣閤門閤門有司未便收接須候相公台旨又
取閤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
合宜然況臣子重慎之心禮亦可以邇後扈隨聖駕留

駐漳川洎授奏之爰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
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禀於台旨又今春二月
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閤使備言巳
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
陳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閤而
如此委曲不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
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
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禀相公指蹤某

纔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
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
應令後諫官上章不須閤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扃
洞開百職之儀紀綱所在某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
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盖聞諸道路稱近
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
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也某既聞斯
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為大體

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幷汾識度勲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掇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寘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某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藁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答喬適書

穆修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甞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盖古道息絶不行于時巳乆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自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濶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茍失自知之明守之不

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覯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于今則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得取名于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

棄于時者也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戇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禄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為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

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悦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悦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

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将懼純明之性寖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答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

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宏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戾園萬目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

戮之孝宣霍光擘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兹道彌篤唐柳晃有言西漢尚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效也前代為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濛唐李善精於文選為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讐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熈謂人曰予於

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尚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切志茲說以悞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藴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名寘門下樞鈺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譔述質於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盥披讀載欣以抃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尚賢之素末見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尚

敦懿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夫人明自乎誠覺先于
後恤横目之流放勤洗心而極接則安能屈彦輔之重
晶碩生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惜見分陰純緗
素之潭奥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徽風養
萬物致隆平頒清廟躋大猷於義昊紹丕績乎衡旦斯
有日矣眷惟孱虚無足稱笑猥沐甄采衮於季孟私用
澟漉靈府温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拔斯人之蒙潤
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唇以守黄卷焦心而窺

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閽侍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

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以終喪而止則廊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

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靈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

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

不聽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四方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令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令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

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外患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外患者在乎育將材

實邉郡使外不擾内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獘者何哉仲淹覩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巳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茍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䘏游惰不禁播蓺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

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録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録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

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録事參軍則縣令中
督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盖職事官録事參軍不
甚親民為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
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衙别議疇賞前既善退
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縣令之人並可
注録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録之俸
其曽任令録有遇該恩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
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

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
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
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
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 佻倖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
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
為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荛為嫌而罷之則
天下幸甚仲淹又覩今之郡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
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

之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况國家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苟且之獘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

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揺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怠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罷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眙眙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

今日以長其惡者乎聖朝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乆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廵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寮與出使之官絶書

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惰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郡政

其濫鮮矣顧相府為天下生靈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猘羌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揺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之聖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兹以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覿天下穀帛厥

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為累哉盖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禄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黄蕩而不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糓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

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况於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無子孫者勿許方

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惇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録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

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廵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糓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四向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廵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内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减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

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内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下被什一之税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减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竒器敗先王之度商之竒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縠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埶之家古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

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蓺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為王化之基豈聖人

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

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人許存策

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别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将安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别加考試人必强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閭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

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然哉行之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士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

鯨吞虎噬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顧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顧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荛為嫵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已來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泣

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録事叅軍録事叅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内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

邉郡使外不擾内者何哉盖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衂邉不乏廪則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邉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敵無疑畏乘虚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嚚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晩輩未聞邉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邉諸將不謀方畧不

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
邉民未豐邉廪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
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
時廟堂之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賛不亦難乎夫天
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
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
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
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

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覩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巳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邉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

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壮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将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謡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廪此則實邉郡之道也将材既育邉郡既實師戰而不衂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邉備守之術

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
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邉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
足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意焉願相府
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
景德之前未乆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
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
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
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

代況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夜舞或起為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氷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禄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修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

法增朝廷之過啟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黄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

之既曰左藏矣復有内藏之名者所以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謟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廷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黄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

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禄沿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禄重或職重禄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禄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决于羣胥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魯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

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

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朝廷之意乎宜其别制

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

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

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寮亦既優

矣而特每歳聖節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

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

息之如是耶遂使廕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

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童孺之恩不為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掐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禄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

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将謀臣威信未著況邉民尚困邉廩尚乏苟有騷動餽運維艱武備未堅敵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策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

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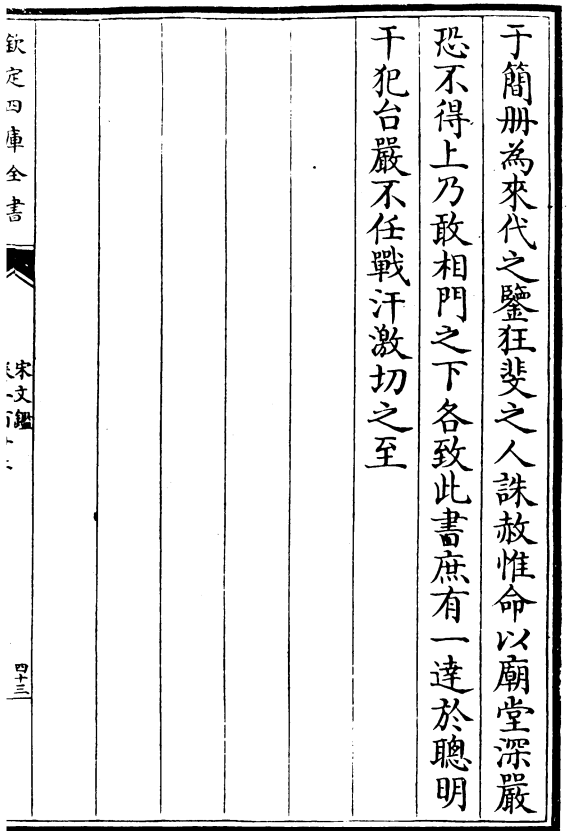
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盖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盖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絶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明國家

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絶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茍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聖朝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仲淹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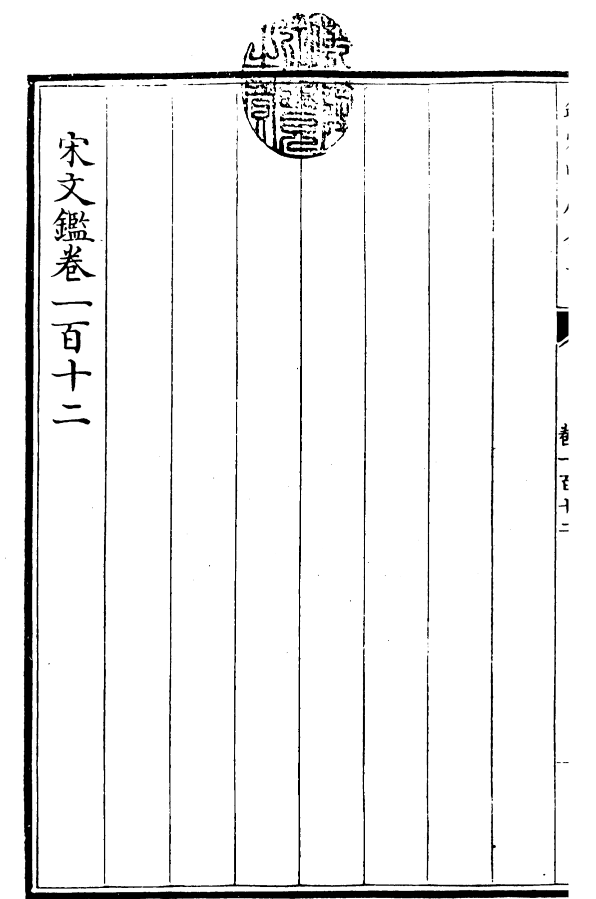
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禄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恕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絶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

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
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寛真宗皇帝至仁
如天盡心于此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剏按刑之司徒
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
亦何患於難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
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絶斯民之寃恊先
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壊其
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

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知為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覩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册為來代之鑒仲淹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



于簡册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之至



宋文鑑卷一百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　浩